

古今古韵

悠然 / 著

美食诱人，美色诱心；美食美色，活色生香。

尚食

刘娘子

Shang Shi
LiuNiangZi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古今



忧然 / 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食刘娘子 / 忧然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2.12
ISBN 978-7-5502-1167-4

I. ①尚… II. ①忧…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2301号

尚食刘娘子

作 者: 忧 然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责任编辑: 王 巍 肖 桓
出版策划: 史 翔
策划编辑: 陈 娟 红 雪
特约编辑: 黄川川 樊俊杰
装帧设计: 博雅工坊·肖 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9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21印张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167-4
定价: 2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2061212

楔子

“今天王爷要吃点什么？”

刘怜心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如今唯一可为南宋征战沙场的皇家之人——英国公赵樾！

“本王要吃了你……”

“什么？”刘怜心一愣，随后说，“好啊，王爷是要煎炒烹炸还是水煮……”

“本王要活吃……”

突然，赵樾冷峻的脸上笼上一层暗色。他猛地将刘怜心拉到身前，单手一扯，刘怜心身上的衣袍随手落地。

刘怜心一惊，杏眼圆睁，“王爷，你干什么？”

“本王说了，今晚……就吃你！”赵樾捏住刘怜心尖削下颌。自从入府为他做药膳以来，她一直都违抗他，拂逆他，可是，他已经没有了耐心，越来越想要她！

“王爷，你疯了吗？”刘怜心柔弱之躯如何抵挡那在沙场上摸爬滚打过的强壮男人？

他一个前倾，便将她压在牙床之上。床幔坠地，一地绫绡。赵樾呼吸沉重，熠熠双眸似有惊涛骇浪。

“你……你果真是禽……”

“禽兽不如，是吗？”赵樾手上陡然使力，将她单薄衣衫撕扯

开，露出凝腻如雪的肌肤。

刘怜心肤如雪，口若丹，星眸却凛凛如刀。

她望着眼前几乎疯狂的男人，“放开我……浑蛋！”

“赵樾……放开我……”尽管嘴上厉害，却终究无能为力，她，推不开他。

“你明天就要出征，却要对我如此，你……”刘怜心泪水凌乱，语无伦次。

赵樾突然捏住她的脸蛋，“不错，我明天就要出征，你该知道我是大宋战无不胜的王爷，我要的……就一定会要到！攻城略地，不择手段……今天，我要攻占的就是你！”

“疯子……禽兽……”刘怜心口口不绝的谩骂却阻止不了赵樾的疯狂。

男人的欲望，她已无法阻止。

她的手腕已经被攥出红痕，可手腕上的疼痛却远远不及身体，他的疯狂与暴力，他的掠夺与侵占，起起伏伏，都令她呼吸无比困难……

“赵樾……”她叫他的名字，却不知要怎样骂他。

当疼痛感渐渐消失，渐入佳境的感觉，令她觉得可耻的是自己！

她忍着眼泪，紧咬嘴唇，决不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这，让他得意。

可终究，当他与她都在最顶峰时坠入云端，激烈后的柔软，她终归发出一声不可忍耐的呜咽，“嗯……”

此时，她已筋疲力尽，气喘吁吁，泪眼望着锦床上一片猩红，那是她最珍贵的！

“赵樾，我恨你！”

“我知道。”他披衣下床，回头看她，挑眉道，“你，到底是我的！”

一夜春宵过后，身为大宋朝英国公的赵樾即将出征。自靖康二年，金兵俘徽、钦二帝后，主和的康王赵构南逃临安定都，建立南宋政

权，这是第一次出征。而除大将岳飞外，皇家之中唯有赵楷可为大宋而战，在临安城百姓心中，赵楷颇有名望。

十里长街，百姓簇拥，赵楷骑在骏马之上，威风凛凛。

他的目光却在寻找什么，终于，在人群中看见了她，那个昨夜被他强占的女子。她眼光冷冷的，他亦唇角勾动一丝冷笑，忽地抬手指向她，“以后，她，刘怜心就是我赵楷的琉璃王妃……”

王府门口聚集的人群，皆随着这个手势看过去，眼神落在琉璃居女主刘怜心身上！

赵楷声若钟磬，宣告一般，有不容忤逆的威严。

出征之际，铁血王爷一句宣告，满城百姓无不为之惊叹和震撼。而站在人群中的女子，却错愕地愣在当地。

她脑海中一片空白，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霸道？已经占有了她的人，难道……还要占有她的一生吗？

她满含恨意的眸子变得迷离不清，眼看着他策马而去，心里愤愤又不知所措，今后，她要怎么办？赵楷，竟对着整个京城的人这样宣布，以后，还有谁……敢接近她？

孽缘！这一切都是孽缘！刘怜心，你只是一个厨娘，一年前，你到底为何要去招惹这个人！这个冷血无情、不择手段的禽兽！

目录

第一章 / 001 琉璃女主

第二章 / 012 天价厨娘

第三章 / 028 女孩慕雪

第四章 / 043 琉璃王妃

第五章 / 060 官封尚食

第六章 / 076 赵樾有难

第七章 / 087 设法出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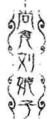
第八章 / 100 边朔路遥

第九章 / 115 咫尺天涯

第十章 / 134 不如不见

第十一章 / 141 是爱是恨

第十二章 / 156 战火红颜



第十三章 / 171 女子大义

第十四章 / 189 有妖作乱

第十五章 / 211 琉璃浴火

第十六章 / 226 千方百计

第十七章 / 241 临安厨娘

第十八章 / 255 王府杀声

第十九章 / 267 野火三烧

第二十章 / 279 忒煞情多

第二十一章 / 295 尚味盛宴

第二十二章 / 308 乳糖真雪

后记 / 322 落日满幽山

番外 / 325 雪尽奇艳——洛嫵姬



第一章

琉璃女主

一年前，琉璃居。

“刘盛，你不要不识好歹，你我虽为同门，师父却偏心，可他老人家如今该后悔了才是，当初要是将《珍味秘籍》传给了我，我早便将它发扬光大了。”一个男子略微沙哑的声音在苍凉夜色里，显得突兀而刺耳。

狭小的屋内，只燃了一支白蜡。刘盛道：“那你如今又何必来找我讨要《珍味秘籍》？”

“哼！师父对你偏心！若他老人家在世，也会将《珍味秘籍》改送给我，而不是你！你只不过栖身在这小小琉璃居，而我……如今却是宫廷御厨！”他刻意加重“御厨”两个字。

刘盛却不屑一笑，“师兄，你向来是有本事的，又何需《珍味秘籍》？”

“你……”那人似乎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刘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不将《珍味秘籍》送到我府里，便不要怪我不念昔日同门之谊！”那人说完，甩袖而去。

夜色苍苍，一根白蜡早早地烧尽了。刘盛提笔而书，写给自己的女儿刘怜心。

次日一早，便下了一阵雨。

雨过天晴，有流云纤细绵绵，城郊之外，一片风光秀美，碧草长亭，连天凝翠，仿佛要滴下浓郁的绿来……

“小姐，你非要走这草地里，湿漉漉的，裙子都弄湿了。”一个女孩子抱怨地说。

“如儿，爹那么急着叫我们回去，我这是走捷径，你懂什么。”刘怜心一边拨开身前长长青草，一边回头说。她原本穿着一身月白色绣蝴蝶翩飞的裙裳，这下子又湿又脏，还有泥土的味道，想必出去要狼狈不堪了。

可是，爹的那封信说得含含糊糊，言语匆促，显然是急坏了，她心中十分不安，这才决定走小路。

这条路，平时很少有人走，又赶上早上刚下了雨，道路格外泥泞。

扒开眼前的青草，终于看见了空地，刘怜心松了口气，“你看，这不是出来了？这就是入城的道儿了……”刘怜心口气颇为得意。

不远处倏然传来马蹄声，那声音已由远及近。她来不及想，才站直了身子，一匹骏马便飞驰而来。

她吓得大叫：“啊——”如儿也惊叫一声：“小姐……”

骏马忽地腾空而起，刘怜心吓得双手抱头。那马蹄生风，似自耳边闪过。刘怜心下意识一闪，坏了，脚上忽觉疼痛异常。

她闪躲之间，竟然扭到了脚，又是一声痛呼：“天……”

如儿忙扶住了她，那匹马嘶鸣着，划破春日城郊一片宁静。刘怜心一时动弹不得，抬眼看去，却见马上人一身紫金翻云袍，金色绸带迎风而舞，如削脸廓有些许风霜之色，一双如鹰黑眸熠熠有光，冷峻的脸，冰冷的眼神，英挺而威武。

那人居高临下地望着她，慑人的气魄似与生俱来，“突然冲出来，你找死吗？”他说起话一点不客气。

刘怜心原本还等着他道歉，谁知道，他竟然如此说。

“你说什么？在这条小道上，你马骑得这么快，难道是该的吗？你却不应该跟我们道歉吗？”刘怜心有些恼怒。

那人冷冷一笑，“道歉？这天下，还没有人能让我道歉！”他说完，上下打量起刘怜心。只见她，一身月白衣裙凌乱不堪，带着脏污的泥水痕迹，脸上亦有淡淡的草泥，眼睛倒是一片明净，似一片清澈湖水。

他挑挑眉，“看样子，也不像什么良家女子。”说完，勒马回身。一

阵马蹄声疾，沙尘飞扬，他竟扬长而去。

刘怜心看着他的背影，气得脸色微红，“说我不像良家女子？他还不像良家男子呢！”

“那倒不是啊，小姐。”如儿看着那人远去的方向说，“我看那人啊，俊朗不凡，衣着华丽，也许是个当官儿的呢！”

“你这个小妮子，没见过官儿是吧？”刘怜心手指点住如儿额头，“你啊你啊，哪里看出他俊朗不凡了？还当官儿的？当官儿的他不走官道？偏偏和咱们老百姓走一条道，他疯了还是你疯了？我看啊，顶多是个不学无术、跋扈蛮横的纨绔子弟罢了！当官儿的……亏你想得出来！”刘怜心将如儿一阵数落。

她眼睛忽地一瞥，只见长长碧草旁边，一块碧绿尤其突兀。她一瘸一拐地走近一看，但见一块碧玉通透流绿，翠光莹润，只是触及玉身，便有凉凉的感觉，应该是上好的玉！玉上面挂着蓝色流苏坠子，玉的正面篆刻着连绵山水，而背面却只刻了一个字——痕！

刘怜心捡起来，“许是那人掉下的。”

“是啊，该很名贵吧？”如儿凑过来看，“要怎么还给他？”

“还？”刘怜心一手抚着受伤的腿，一边看如儿，“我这脚怕是走不快了，这荒郊野地的又没马车雇，我们三天能不能回琉璃居还是回事儿，你还想着还玉佩？你想气死我是吧？”

“如儿不敢。”如儿怯怯地说。

刘怜心看着一串马蹄印子，将玉握在手里，“哼，你害我受伤，我拿你一块玉，我们算是扯平了！但是，最好还是别再让我看见你！”

对于这狭路相逢之人，刘怜心似乎特别焦躁，她心里担忧父亲，可偏偏那人害自己受了伤，怕是要耽误时间了，心里那种不安忽然加剧了……

大宋京城，临京城。

骏马疾驰，穿街而过。男子的骏马在英国公府前停下。王府门前，早站满了迎接之人。

“王爷……”一名侍从恭敬地迎上来，“王爷为何不与大军一起进城？还一定不走官道？”

“官道未必安全，要杀本王的人没准更多。”原来，这策马而来的男

子，是南宋铁血王爷——英国公赵楸！

赵楸沉默半晌，面无表情，看待从一眼，“府上可有什么人来过？”

“除王妃哥哥来过几次外，没有外人来过。”顿了顿，侍从又道，“王爷，听说您这次出征，受了伤，伤在腹部，可要紧吗？”

“死不了人，倒是要好生休养一阵子。”赵楸正说着，眼神一转，“正好帮本王传书到宫里，说本王伤势反复，要好生休养，不宜进宫面圣，待伤好之后，定负荆请罪。”

“这……”侍从犹豫，“怕是不大妥当，皇上御封王爷克将军！只怕还要进宫一次才好。”

赵楸冷冷一笑，“虚名而已，反是拖累。”他正说着，一个女子自不远处娇滴滴地迎上来，“王爷……”

赵楸眼也不抬，竟一步不曾停留，自她身边拂身而过。那女子面色由红润立时变作惨白。她身后的婢女低声说：“王妃……”

“不要叫我！”王妃安如兰登时怒喝，随而转身而去。偌大的英国公府，春日飞花簌簌，满园馥郁，却显得风声鹤唳、冷冰冰一片……

刘怜心与如儿紧赶慢赶地到了临安城。自从父亲送她到不远的东阳城历练学厨，她已有五年没有回过临安城。可赶到之时，已经是收到父亲书信的第三天晚上。眼看着城门就要关上，刘怜心拖着受伤的脚赶紧跑了两步，疼得冷汗直流，“军爷，慢着点……”

守城军看她二人乃弱质女流，停住了手。

刘怜心与如儿赶紧跑进去，随后道：“多谢军爷了。”

如儿气喘吁吁道：“小姐啊，累死我了，总算是赶到了。”

“哼，要不是那个纨绔子弟，我走那条小径，明明可提前一天到的，结果……我伤了脚，拖到现在，这么晚了，不知道爹睡了没……”刘怜心边说边一跛一跛地朝着琉璃居走去。

琉璃居，乃是京城最大的饭庄，名扬京城，甚至大宋。

“那个男人，别再让我看见他……”刘怜心依然愤愤的。

“小姐，这话，你这两天都说了百八十次了……”如儿不耐烦道。

“难道不是吗……他害得我……”

“小姐……”如儿忽地打断刘怜心。只见深夜的街道上，竟然有不少人朝某个方向跑去。

“小姐，他们这是去哪儿？”如儿道。

刘怜心摇摇头，随手拉了一个人问：“小哥，这深更半夜的，发生了什么？”

“琉璃居大火啊……”

“什么……”刘怜心大惊失色，紧紧拉住那个人，“你说什么？琉璃居？”

“是啊，还不去看看？”那人挣脱开刘怜心。

刘怜心僵直在当场，如儿更是急得几乎流泪，“小姐……”

“如儿，我们快走……”刘怜心回过心神，连忙拔腿向琉璃居的方向跑去。琉璃居在临安城南，他们是在城东，越是向南，越是感觉到喧嚣。

她们到达时，看到南边的天几乎已经一片火红。那曾在城南最华丽的饭庄，如今被熊熊大火牢牢包围。火光喧天，燎云遮月。

刘怜心泪水夺眶而出，嘶声大喊：“爹……”她不顾一切地冲向火海，如儿连忙拉住她，“小姐……小姐不要啊……火太大了……”“放开我，爹在里面……”刘怜心泪如泉涌。

“不一定啊，也许老爷他已经逃了出来，对不对？”如儿亦泣不成声。

刘怜心心里痛不可抑，她也希望爹已经逃了出来，可是……那片火海，汹涌如同翻滚的巨浪，来往之人，企图灭火，那火势却丝毫不见收敛。

刘怜心忽然想到爹三日前的那封信，语气那样急迫，字迹那样凌乱，整封信是那样语无伦次……

不是她多想，她真的预感到，爹已经凶多吉少！

大火烧了整整一夜才熄灭。

官府之人姗姗来迟，果然，刘盛没能逃出那片火海，官府抬出一具焦黑的尸体，唯有一块衣角不知为何还留存完好，该是被什么压住所致。可就是那衣角，让刘怜心认得，那是爹的衣服，是娘亲手为爹缝制的。

刘怜心失神地跪倒在已是一片废墟的琉璃居前，泪水已流了不知多少。

如儿亦哭得泪人一样，“小姐……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如儿，一定是有人害爹的，一定是！”刘怜心笃定地说。

一个人在身后叫了怜心的名字：“你是……怜心吧？”刘怜心猛然回头，她离开临安城时，不过十二岁，竟还有人认得她？“我是孟伯啊！”

怜心仔细回想，才想起是从前的邻居孟伯，泪水再次滑下，“孟伯……”

孟伯哽咽道：“这孩子，总算是回来了，不要难过了。怜心，你一定要振作，重振你爹的琉璃居啊。”

一句话，提醒了刘怜心，刘怜心登时止住了泪水。

她看着孟伯，孟伯慈祥的双目诚恳非常，不错，爹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将他师父的厨艺发扬光大，琉璃居更是爹毕生的心血！她要坚强，她不但要坚强，更要重新建一座琉璃居，就在临安城，就在……这片废墟之上！

“重振？哪那么容易？小姐，等我们赚够了钱，只怕不知道要……”

“我们有钱。”刘怜心突地打断如儿，自腰间拿出那块刻着“痕”字的玉佩，眼里的恨，更深了……

“是他，害得我没有见到爹最后一面！我用他一块玉佩重振琉璃居，已经算便宜了他！”刘怜心握紧玉佩，牙关紧咬。

琉璃居的废墟，在一片焦烟之中，哀戚……

一年后，临安城南，两层饭庄拔地而起。“琉璃居”三个大字，在日光下尤其夺目。

经过十个月的重建，琉璃居已于两个月前重新开张。来往之人络绎不绝，每日等位之人能排出琉璃居数米，大有超出之前的气势。

一则，琉璃居菜色如从前一般，鲜香味美，独具风味。

二则，若于琉璃居吃饭的客人，肯留下一道自己听说或是自家的私房菜，琉璃女主刘怜心便陪着饮酒论菜。

人人都知道刘盛的女儿刘怜心貌美绝伦，清艳脱俗，眉间仿有桃花落，眼中似是流水情，谁不想一睹芳容，甚至……据为己有？



“王爷，您看，这里自从重建，便一直是如此火热。”英国公贴身侍从南羽特意带着英国公来到重振声名的琉璃居。

“为何一定要来这里吃饭？王府的厨子不比这小小琉璃居强太多？”赵樾不以为意。

他与皇兄不同，大宋皇帝赵构，嗜吃如命，宫内御膳坊厨子日渐江郎才尽，无法满足皇帝。皇帝遂下令在民间寻找名厨名菜，愿进献者加官晋爵！赵樾则一心在战场之上，攘外安内，却不知一向了解自己的南羽为何要带他来此。

南羽道：“王爷，属下知道王爷不好吃，可……属下见王爷近来心事重重，总想为王爷找些新鲜事儿做。”

赵樾睨他一眼，“就你鬼心思多。”

“其实，属下还有一个用意。”南羽道，“自从王爷一年前出征归来，一直未曾进宫，推脱身体不适，皇上已经怀疑了，屡次叫御医来王府诊脉，好在来者都还是我们的人，却只怕有一天，终究给了皇上借口令王爷难为，王爷为何一直不入宫，属下不便多问，只是昨几个王御医传出话来，皇上要为王爷指派一位御厨为王爷做药膳，这样一来便能长留王府了，属下以为……决不能令这位药膳御厨入府！”

赵樾当然知道，这件事他昨天亦听说了，“即使是这样，随便找个人说我王府内已有擅药膳者则可，为何一定要来这琉璃居？”说着，两人已等到了位子。

南羽道：“这琉璃居主人，号琉璃女主，乃为一名女子，不但手艺精湛，且容颜绝美，属下想，她不过一介女流，入府终究好控制，更不会掀起太大的浪，如果能尽快入府，皇上嗜吃如命，一定会亲自来品尝。”

“哼，你吹得倒是好，这世上美色的厨娘亦不少，又何必来此沾名钓誉之地？”赵樾抬头扫视整个琉璃居。琉璃居装饰高贵典雅，颇有清新之感。

“能以自己美色而诱他人贡献菜谱的女子，本王看倒不像什么好人家的女子。”赵樾见周遭吵闹，皱眉道，“即使一定要吃，便没个雅间吗？”

南羽忙拉过一名小二问：“可有雅间？”

小二道：“有，不过……在如此多人排队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可

以有特别招待。”

“放肆！”南羽一声喝，赵樾阻止道：“哦？那你倒是说说何人能有此特别招待？”

小二笑道：“要献出一道菜，或是我们小姐的朋友或贵客。”

“小姐？便是所谓的琉璃女主？”赵樾看一眼小二，眸光不怒而威。小二微微一怔，随即点点头，“嗯……嗯……”

“那你倒是叫她下来，我……有几句话要亲自问问这位琉璃女主。”赵樾喝一口茶，这茶味清香，倒是好茶。

小二颇为为难，“我们小姐也不是常人……”“还不快去！”此时，南羽稍稍推出腰间剑柄。小二吓得腿软，连忙跑上楼去了。赵樾冷冷一笑，“哼，好个装腔作势的女人，这种女人，我可不要她入我英国公府……”

话音未落，自楼上传来一个娇而轻俏的声音，“在我们琉璃居，即使是达官贵人也要守着规矩，却不知哪位贵客竟如此……”刘怜心话没说完，赵樾扭过头来，她登时一愣，美艳的眉眼瞬间凝住。这张威严而冷酷的脸，她这辈子都记得！她怔怔地看着他，竟然是他？竟然是这个……害自己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的恶人！无名火自心底烧起，虽然她知道，她不该怪他，也不该恨到他的身上，可是……她没有办法，却只能怪他！

而赵樾眼神亦微微波动，只见站在楼梯上的女子，一身粉蝶翩然的百褶丝纱裙，行动之间若流风回雪，静止之时又似琼仙玉立。那女子长发斜斜地垂在一边，白如凝脂的脸颊，一双水眸盈盈潋潋，一点红唇似丹若檀，果真是绝色的女子！但他不过只是这一眼惊艳，却并未认出这女子，自己曾经见过！如儿亦认出了这个人，轻轻拉一拉刘怜心，“小姐，这是……”

刘怜心抬手阻止她，笑吟吟地走了下去，“这位贵客，怜心倒是不认得，不知是哪家公子，生得如此娇贵，非要雅间不可？”

赵樾不语，只看一眼南羽，南羽道：“老板娘，我们公子向来怕吵闹，又是慕名而来，可否行个方便……”

“可惜不方便。”刘怜心眼角一挑，风情万种，“你看看这满屋子的人，我刘怜心行个方便给你，这些人又该叫我如何交代？”刘怜心刻意提高声音。



排着队的人纷纷嚷道：“不错啊，不公平！”

刘怜心微微笑道：“你看，我刘怜心做生意向来公平，公子若是不爱吵闹，麻烦出门左拐，不送……”

刘怜心口吻里透着不客气，连南羽都有些微怒，“你……从来听说琉璃女主不但好客且为人和善，却没想到果然是沽名钓誉的。”

“南羽，我就说了，如此装腔作势的女人，能做出什么好菜来？”赵樾冷笑一声，挑眉看向她。

如儿倒是不干了，“你说什么？”

“如儿。”刘怜心阻住她，依然笑意深深，“既然这位公子这样说了，我刘怜心今天却不得不亲自下厨，以正我琉璃居之名。”

赵樾不语，只喝了一口茶。

刘怜心看了他一会儿，“带这二位客官到楼上雅间。”说完，转身而去。

如儿跟在她身后，“小姐，你还要亲自下厨？他那分明激你……”

“我当然知道，这倒是个机会，我自是要亲自下厨的，吃不死他！”刘怜心一边嘀咕，一边走向后厨。

而排着队的人无不发出阵阵惊叹，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人被请到楼上雅间，且他更可令琉璃女主亲自下厨，当真羡慕旁人了。

不一会儿，刘怜心端着一个大红木托盘而来，她盈盈低身，将托盘中的菜肴一一摆上桌，笑吟吟地对赵樾道：“公子，来尝尝我这装腔作势的女人做出来的东西是否无法下咽吧！”

赵樾面无表情。南羽将盖在菜肴上的盖子一一揭开，种种异香扑鼻，果然令人食指大动。

赵樾亦不禁扫视整桌菜，“样子倒是不错，却不知是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刘怜心知道他冷嘲热讽，却不气，下颌微扬，“那公子便尝尝看吧。”

赵樾看那条鱼，鱼头扬起，异香扑鼻，夹了一大块放入口中。登时，一阵麻便由舌尖而来，辣得他当时便一口吐出来，他本是不能吃辣的，连忙喝茶漱口。